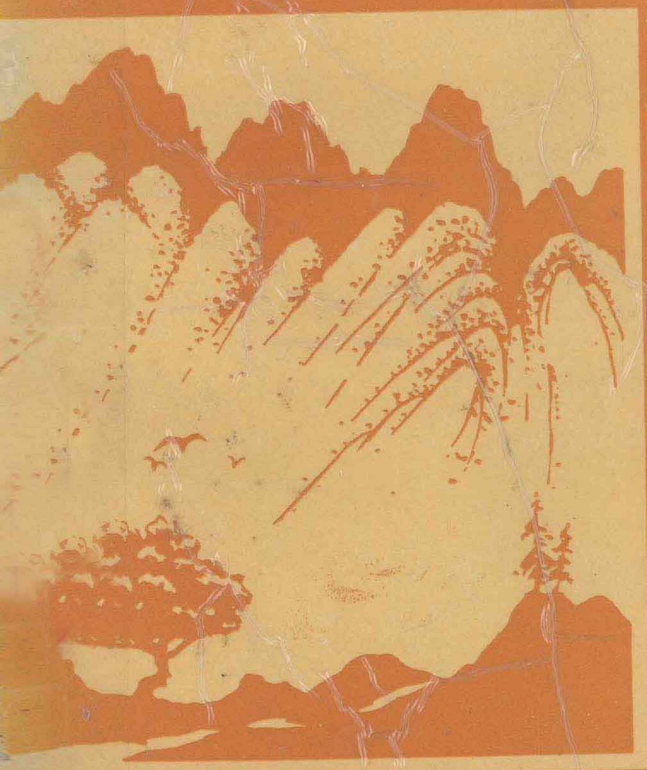


杏花春雨

● 章左声 主 编

● 陆永兴 副主编

● 复旦大学出版社



杏花春雨

章左声 主 编
陆永兴 副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 202 号

杏 花 春 雨

主 编

副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186,000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850

ISBN 7-309-00975-4/I·76

定价: 6.8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编了无锡市作家和文学新人所发表的三十余篇散文和十多篇报告文学、特写作品，反映了无锡地区的风土人情、明媚风光、新人新风和企业新貌。内容丰富翔实，贴近时代、贴近生活，文笔流畅清丽，手法新颖多样，在振兴吴文化中发挥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目 录

上 篇

熙熙小屋杂录	章左声 (3)
吴越风情	谢雪荣 (18)
玉女潭幽景	许卫国 (24)
美的测验	许卫国 (27)
千秋井冈翠	陆永兴 (29)
煤情	陈其昌 (33)
畏友、诤友——可圆	蒋宪基 (37)
瀚海笔耕人	张朴夫 (41)
水的遐想	杨德贤 (47)
神奇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王赓唐 (53)
马山美	黄胜平 (59)
清清乌饭香	杨国民 (61)
长安雨	吴国平 (66)
庐山雾	沈 源 (70)
黄山回首	杨文达 (72)
“碧鲜庵”联想	杨建平 (76)
情寄黄山连心锁	鲍天磊 (80)
莲香泉冽	蔡镜洲 (84)

叶脉书笺·····	章霖(86)
张渚小毛驴·····	赵琴芬(88)
女人四十更成熟·····	卫文娟(90)
补·····	张立(93)
太湖十八湾之行·····	刘芳辉 薛慰祖(96)
月华三万顷	
——太湖夜渡散记·····	张炳德(101)
登惠山·····	刘金陵(104)
月下情思·····	章霖(108)
大水中的无锡人·····	楚声(110)
逛首都文化街	
——琉璃厂漫步·····	吴可畏(117)
春的遐想·····	萧才清(119)
矿工颂·····	冯建强(122)
故乡四题·····	杜生喜(124)
紫砂吟·····	孙士良(126)
兰山飘香时·····	过汀(129)
惠山青松·····	袁维生(131)
天鹅荡之谜·····	蔡伟梁(134)

下 篇

美妙的旋律

——上官云珠的故乡长泾镇巡礼·····	谢雪荣(143)
---------------------	----------

鹰击长空

——无锡市宏源纺机集团公司羊年腾飞纪实

..... 山 歌(157)

为了大地的丰收 鲍天磊(169)

振中国丝绸雄风 熙 熙(178)

太湖之光 杨建平(191)

酒香不怕巷子深 章 霖(201)

压力·动力

——记宜兴紫砂工艺厂厂长唐伯年 裴秋秋(210)

桥 桂源 露雨(218)

非凡功力

——记功、德兼备的离休干部陈玉峰 梁克康(227)

太阳石之光 周益群 杨晓荣(232)

路在你的脚下 杨晓荣(241)

秀才人情纸半张 梁克康(245)

谱写蓝天的彩虹

——无锡市郊区个体协会散点透视 ... 楚声 康权(248)

后 记 章左声(264)

上 篇

熙熙小屋杂录

章 左 声

猴年春节，为完成这篇人生杂录，我从拥挤不堪的黄石弄居室，独自来到“曹张”这间熙熙小屋。

我把这间增配单间，称之为熙熙小屋，并非故弄玄虚，着实是有点道理的。熙者禧也，王令《古庙》诗云“工鼓于庭巫舞衣，祝传神醉下福禧。”祖国的兴旺，人民的安乐，给我也带来了新禧。熙熙小屋给我全家送来吉祥、幸福之意。

我盼望改善一下笔耕环境，望眼欲穿，去年，在有关领导和朋友们的支持下，几经曲折，在羊年岁末总算喜得小屋，使我有了一个清静的笔耕场所。

“曹张”节日之夜，与喧嚣的崇安区绝然相反，静得如此出奇。近邻的孩子们放过鞭炮之后，早已进入了梦乡；许是小屋结构良好，铁门钢窗密封较佳，再也听不见邻里搓麻将的骨牌声……不过，偶而传来了几声久已听不到的犬吠声。几下“汪汪”的吠叫声，把我又带到了故乡，带回到孩提时代。

驴丈头的毛狮狗

我出身在常州大南门外清凉寺旁章家场一户菜农之家，

离张太雷的故居志和里数十米之隔。日伪时期，常州城的大南门城门是关死的，进城上学要兜上七、八里地从小南门进城，于是父母便把我送去郊区浦前镇小学读书。每天上学，驴丈头是必经之路。那儿的狗颇多，尤其是有家大户人家养了只毛狮狗，凶猛异常，常把路人咬伤。

每天上学，不巧碰上这只畜牲，我便觉得寒丝丝的，毫毛倒竖，赶快回头跑，好几次上不成学。有个寒冷的冬日，我已走过驴丈头那家石库门，回头再望，突然黑漆大门被打开，那条毛狮狗窜了出来，对着我“汪汪”直叫，我拚命往前跑，此犬越吠越狂，窜上来就咬，把我一条旧棉裤撕下了一大块，露出了白花花的棉絮……

正在我处于万分危急之时，后面赶来一位老农，他把扁担一横，扫向那畜牲，毛狮狗吃到了生活，惨叫着溜进了石库门……

农民伯伯把我从地上扶了起来，一面安慰我说：

“伤了没有？小佬。啊，可惜了一条棉裤。以后你见了畜牲绝对不能逃，手里拿根棍棒，畜牲是欺软怕硬的……”

从此，我上学便带了根竹棒，见了毛狮狗也不怕了，真怪，这畜牲再也不敢咬我。

好几天平安地过去了，我脱掉的功课也补上了。有天，石库门里出来一位大孩子，见窜在他前面的毛狮狗不再咬我，便把我叫住，紧走了两步，他左手怀抱手炉，右手一把拉住了我：

“穷小子，拔格，来，给你尝尝新，大大的好……”

只见他从手炉里抽出一根烧红了的铜棒，直朝我脸上贴来。我急忙躲过铜棒，与他打起来……

原来这位大孩子是鬼子的儿子，从他老子那里见过烙烫

刑具，想把我当试验品——要在我脸上开开花。

历经毛狮狗、小鬼子的欺凌，我转了学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领会了“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的真实含意，体会到当亡国奴的滋味！

我恨，恨侵略者，恨那残暴的东洋鬼子！

怀念森田忠孝教授

我憎恨的是日本侵略者——作恶的东洋鬼子，但我爱友好的日本人民。

1986年夏秋，有缘结识一位日本诗人、汉学家森田忠孝先生，他是日本国东京法政大学教授、工学博士，日本裁锦会会员，著有汉诗集《幽松诗钞二百篇》、《续幽松诗钞》等等……

我们的相识事出偶然。那几年我在攻读和研究古典诗词，并受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挑选并注释了《无锡诗词》，出版社已通过三审，并出了清样，已开始征订。适值森田忠孝教授在画家南云稔也的陪同下，偕夫人森田千代来我国作友好访问，下榻无锡小箕山锦园宾馆。经友人介绍，我们在一起交谈我国古典诗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临别，把收有自己作品的散文集相赠……

森田忠孝先生回国后不几天，10月5日我便接到他的第一封航函，信中寄上了他夜泊无锡锦园时的诗作，有首歌颂太湖的诗：山河佳丽景/如梦在窗前/水畔晨光美/奇峰落日娟/太湖吴越境/无锡历朝缘/明媚枢机地/深情岂偶然！

森田忠孝先生还附有其它诗作，在《西湖》一诗中他又放歌道：“西湖细雨白堤蒙/水畔垂杨翠箔丰/初见杭州幽雅趣/

千年此景恐相同?!”

在后来的信中，森田忠孝先生又给我寄了《梅雨》、《访高石农先生》、《上海龙华寺》等七绝，一个外国诗人以他老札、纯朴的汉文、饱满的诗情，来歌颂我们可爱的祖国——赤县故国，可见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就对近邻被称为扶桑的日本国的影响之深。

在森田先生患病的日子里，他还为我介绍了日本的另一位汉学家、诗人马嶋春树先生。春树先生是以著有《中国唐宋名家词选》一书而闻名日本全国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森田忠孝先生热爱汉诗，通晓汉诗，创作汉诗，这种精神时时在鞭策和激励着自己。我深悔在复旦大学时没有学好日语，学了3年，还无法会话。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勤奋学习，不努力笔耕，实在惭愧啊！

森田忠孝先生虽然因病已于1988年7月以80岁高龄去世了，每当我想到他，读着他寄赠的诗集，便产生了奋发向上的力量，尤其在不痛快的时候，我会静下心来，排除干扰，默默地耕耘。从1987年至今，我的创作精力进入了一个旺盛时期，先后在国内出版了《无锡诗词》（选注本）、《野妹子》（新加坡出版之散文集）、《闪光的五色土》（报告文学特写集）、《古镇·月亮·女人》（散文集）等等……

1990年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使我的笔耕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是自己生命之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我又做起了童年时常做的梦！

半本字典和五个手心

父亲是菜农，母亲在刘国钧开的大成纺织一厂当纺织工人，他们没读几年书，给我留下半本王云伍编的小字典。

记得那年我已是高小学生，国语老师换了位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老师，可能姓华。这位华老师西装毕挺，皮鞋锃亮，而且还梳了个油光溜溜的小分头。我不喜欢华老师那张脸，他见了女生总是笑咪咪，看见我们这批衣着朴素破旧的男生板着脸，我看不惯这个老师，也就不喜欢国语课，上这门课老是不专心。

有次华老师教新课文，突然点名要我查课文中的新字。我翻弄着半本字典，竟不敢出声，怔愣在座位上，心中很不是滋味。

华老师等得不耐烦了，命令我走到讲台上，他不说一句话，板着一副脸，不分青红皂白，拉起我的右手，用戒方抽打了我五个手心……

我摒住气，脸儿涨得血红，忍住疼痛，恨痒痒的，仍不开口。

邻座的一位男生这才站起来：

“报告老师，章同学的字典只有半本，不好查字。”

课堂上一阵哄笑。华老师只当不知，叫我退回座位听课。

就在这个暑假，我狠狠心，把父亲种给我们弟妹吃的甜芦粟拔了两捆，掇到城里卖掉，我总算有了本完整的“小字典”——不是具有知识海洋之称的“大辞典”。说来也怪，我特别珍爱我的小字典，经常翻阅这本小字典，我对国语课文改变了

态度，变得喜欢起来，还是那个西装毕挺的华老师，他布置做“作文”，我兴趣盎然，认认真真地写起来……

坏事常常会变成好事，人生之路哪会一帆风顺，受委曲、遭冤枉也是常事，有时受点委曲反倒会使自己坚强起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五个手心震醒了我的文学神经，我从讨厌国语课变得越来越喜爱语文了。

忘不掉汪孝凡老师

引导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启蒙老师，是教高中语文课的汪孝凡老师。

1950年初秋，我考入私立常州中学高中部土木科读书，不到一年，从《苏南日报》社调来一位编辑，名叫汪孝凡，来当我们的语文教师。

就是这位新来的汪孝凡先生，教起语文课来与以往其它语文老师绝然不同，除常规的讲解课文外，他着重分析写作特点，大大提高了我对阅读文学作品的兴味。当时我寄宿在校，晚间有的是时间，汪先生便把他自己订的《人民文学》等杂志借给我阅读，看过几期，茅塞顿开。汪老师在布置“作文”作业时，不要求众人一题，只要求学生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具有新鲜感且有社会意义的情节……

我按照汪老师的教导做“作文”，非常有兴味，便大胆学起诗歌和散文来，一有长进，便受到汪先生的表扬。汪孝凡老师毕竟是编辑出身，对作品有一副慧眼，只要有合适的好作品被他发现，就推荐到《常州日报》去发表。记得金冠群同学做了篇“作文”——是首宣传婚姻法的诗歌，20几行，经汪先生

推荐并登上了《常州日报》，在同学中引起很大反响——大家认认真真写起“作文”来，同学中一时出了一批好“作文”。

受汪老师的启发，我在中学生时读了不少鲁迅和郭沫若的诗文，背了千百首唐诗宋词，对普希金的诗文尤其崇拜。我学写的诗歌和散文有了长进，但直到毕业数月后，我的一首处女诗才被《建筑报》刊登出来……汪孝凡先生引导我在文学创作之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后来才知道，汪先生在十年浩劫中不幸去世了。然而，他时时在我心中显现，我怎能忘记汪孝凡老师——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间，他使我在人生之路上开创了一个序。

《野妹子》(散文集)自序

从小我就喜欢散文，许是受烟雨江南熏陶的缘故吧！自然，读多了便也会学着画葫芦，散文便与自己结上了缘份。然而，岁月蹉跎，命运喜欢作弄人，我的文学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散文离不开生活。还记得，在常州正衡中学初中毕业后，一位语文教员转去私常中任教，我便去报考这所学校，进该校高中部土木科读书。受语文教师的影响，常做着当散文家的美梦。1953年中专毕业，赴上海江湾一处工地当实习技术员。那时，成天泡在施工现场，观看工人砌墙上梁，浇灌水泥扶梯……晚上，钻进以毛竹为骨架、以芦苇泥灰遮挡起来的简易工棚，踩在尚冒出野草的泥地上，忍住尖嘴花蚊的叮咬，借高悬灯泡发出的暗红色光亮，伏在箱子上学写起散文来。许是接触了社会，有了点生活积累和感受，写出的《走在时间前面的人》，被编辑先生看中，数月后，终于发表在《建筑报》上，此文

便成了自己的散文处女作。

后来，自己又考上了大学，生活是美好的，但也感到呆板，每天不外乎寝室——课堂（或图书馆）——食堂。书本知识丰富了，可社会生活非常贫乏。大学就读时期也学着写些散文、诗歌，虽有所发表，但毕竟似寒夜疏星，少得可怜。

1960年于西北大学毕业后，命运把自己安排在复旦大学任文科教师，使我能似海绵般埋在书海里吸取营养；但是，生活面的狭窄，又怕被戴上“不务正业”搞创作这顶帽子，所以就很少习文，即使偷偷写了也不敢寄出去发表。

10年疯狂时期，高等学府成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牢笼。历经漫长岁月的压抑、苦恼和思索的我，决心离开这个当时令人窒息的环境——高等学府，到其它部门去，寻求真实的社会人生。要求解决夫妻分居的申请终于获准了，1976年4月初，我由大上海落籍到小上海——太湖之滨的无锡城，找到了能与社会多接触的编辑记者工作。数月后，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四人帮”被粉碎了，十亿炎黄子孙历经漫漫严冬，迎来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辰光。

散文是直抒心底感观的文体。在一个新环境里，我喝着甘甜的太湖水，品尝着津津有味的二泉茶，吮吸着饱盈蜜汁的无锡水蜜桃……怎叫不点燃起久藏在心头的创作激情来。尽管当时居住条件颇差，四口之家仅一间居室。每晚，妻子要备课，两个女儿要做作业，桌子和床铺理应让给她们，我只好占据被头柜。条件虽然如此，但自己心情舒畅，感情奔放，灵感时时从天国降临于我。白天乐意外出采访，或替他人作嫁衣裳——润色、修改稿件，入夜便静心构思，调动生活积累，爬格子来，把自己日常的感观写下来。这样做，一点也不觉辛